

# 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## 纪昀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文学家是以其作品的生命而不朽于历史的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以学问广博而名噪当时，又以文笔精湛而享誉后世，其本人却以述而不作而自得其乐的，纪昀堪称首屈。当然，作为文学家，纪昀并非徒有虚名，因为他留一部优秀的，也是唯一的作品——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
纪昀（1724—1805），字晓岚，直隶献县（今河北省）人氏。乾隆时进士，后官至礼部尚书。协办大学士。他曾总纂《四库全书》并纂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全书主编之一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他晚年的遣兴之作，著成于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至嘉兴三年（1798）间。全书由“滦阳消夏录”、“如是我闻”、“槐西杂志”、“姑妄听之”和“滦阳续录”六部分组成，计五种二十四卷一千一百余则。

纪昀作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时，《聊斋志异》已广播海内。但纪昀认为聊斋一书“燕昵之词，嫫狎之态，细微曲折，摹绘如生，使出自言，似无此理。使出作者代言，则何从而闻见之？”在他看来，《聊斋志异》兼志怪和传奇两体，既非作者自叙的文字，又过于隐微浪漫，不合情理。所以，纪昀不顾年迈70，撰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以继承魏晋志怪之遗风，即用简朴的叙述，写真的笔法，短小的形式，展示一种信雅并举的审美境界。虽谈狐说鬼，不脱旧时迷信之惯习，而结构谨严，论断精切，每事下一评语，说理之确，衡情之当，措词之典雅简赅，能于聊斋外别树一帜。后有作者，难乎为继矣。

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以下四点值得一提：

一是鲜明的反理教倾向，这其中体现出作者对人性及社会问题的进步认识。读者可以从那些生动的故事中感受到纪昀对宋儒议论的苛察，尤其对道学家言行的虚伪、世俗偏见的迂腐有着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。

二是对社会上诸类丑恶黑暗现象的谴责，当然，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，纪昀的谴责本身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意识，但对社会悲剧的痛心，已足以使人们对纪昀应该有一个允当的评价。

三是保留了丰富的官场及民间的掌故、民俗趣事和里巷异闻。这其中自然有不少荒诞不经、渗透着迷信糟粕的东西，或许透过这庞杂的内容，睿智者才能发现真正具有历史、文学及社会文化价值的内涵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价值是其他作品所无法替代的。

四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。它以超传奇追晋宋为己任，熔记叙和议论为一体，以夹叙夹议，从容自然的口吻，娓娓道来，极富感染力和表现力。其文体简约，笔法凝炼，语言精湛，这都是其他笔记作品难以企及的。

正是由于上述这些非凡的特点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在清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中独树一帜，鹤立鸡群，成为唯一能够与《聊斋志异》相媲美的作品，人们把这两部作品誉为清代笔记小说中的“双壁”，道理正在于此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，对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过高度的评价：“惟纪昀本长文笔，多见秘书，又襟怀夷旷，故凡测鬼神之情状，发人间之幽微，托狐鬼以抒己见者，隗思妙语，时足解颐；间杂考辨，亦有灼见。叙述复雍容淡雅，天趣盎然，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，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。”

这次点校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为便于一般读者阅读，除进行了简化字、新式标点和段落划分外，还根据故事的内容命名标题，以给读者一个更富于

艺术风格的总体印象，以利于欣赏。点校中，对时贤的成果时有参见，另外，王志强等同志参加了该书的整理工作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点校者  
1996 年春

##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

### 滦阳消夏录（一）

（47则）

乾隆己酉夏，以编排秘籍，于役滦阳。时校理久竟，特督视官吏题签度架而已。昼长无事，追录见闻，忆及即书，都无体例。小说稗官，知无关于著述；街谈巷议，或有益于劝惩。聊付抄胥存之，命曰《滦阳消夏录》云尔。

#### 神 猪

胡御史牧亭言：其里有人畜一猪，见邻叟辄瞋目狂吼，奔突欲噬，则他人则否。邻叟初甚怒之，欲买而啖其肉。既而憬然省曰：“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！世无不可解之冤。”乃以善价赎得，送佛寺为长生猪。后再见之，弭耳昵就，非复曩态矣。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，有巴西李衍题曰：“至人骑猛虎，驭之犹骐驎。岂伊本驯良，道力消其鬻。乃知天地间，有情皆可契。共保金石心，无为多畏忌。”可为此事作解也。

#### 智 狐

沧州刘士玉孝廉，有书室为狐所据，白昼与人对语，掷瓦石击人，但不睹其形耳。知州平原董思任，良吏也，闻其事，自往驱之。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，忽檐际朗言曰：“公为官颇爱，亦不取钱，故我不敢击公。然公爱民乃好名，不取钱乃畏后患耳，故我亦不避公。公休矣，毋多言取困。”董狼狽而归，咄咄不怡者数日。刘一仆妇甚粗蠢，独不畏狐。狐亦不击之。或于对语时，举以问狐。狐曰：“彼虽下役，乃真孝妇也。鬼神见之犹敛避，况我曹乎！”刘乃令仆妇居此室。狐是日即去。

#### 谐 鬼

爱堂先生言：闻有老学究夜行，忽遇其亡友。学究素刚直，亦不怖畏，问：“君何往？”曰：“吾为冥吏，至南村有所勾摄，适同路耳。”因并行。至一破屋，鬼曰：“此文士庐也。”问何以知之。曰：“凡人白昼营营，性灵汨没。惟睡时一念不生，元神朗澈，胸中所读之书，字字皆吐光芒，自百窍而出，其状缥缈缤纷，烂如锦绣。学如郑、孔，文如屈、宋、班、马者，上烛霄汉，与星月争辉。次者数丈，次者数尺，以渐而差，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，照映户牖。人不能见，惟鬼神见之耳。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，以是而知。”学究问：“我读书一生，睡中光芒当几许？”鬼嚅嚅良久曰：“昨过君塾，君方昼寝。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，经文七八十篇，策略三四十篇，字字化为黑烟，笼罩屋上。诸生诵读之声，如在浓云密雾中。实未见光芒，不敢妄语。”学究怒叱之。

鬼大笑而去。

#### 鬼 诗

东光李又聃先生，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，见廊下有诗二首。其一曰：“飒飒西风吹破棖，萧萧秋草满空庭。月光穿漏飞檐角，照见莓苔半壁青。”其二曰：“耿耿疏星几点明，银河时有片云行。凭阑坐听谯楼鼓，数到连敲第五声。”墨痕惨淡，殆不类人书。

### 梦中绝句

董曲江先生，名元度，平原人。乾隆壬申进士，入翰林。散馆，改知县，又改教授，移疾归。少年梦人赠一扇，上有三绝句曰：“曹公饮马天池日，文采西园感故知。至竟心情终不改，月明花影上旌旗。”“尺五城内并马来，垂杨一例赤鳞开。黄金屈戌雕胡锦，不信陈王八斗才。”“萧鼓冬冬画烛楼，是谁亲按小凉州？春风豆蔻知多少，并作秋江一段愁。”语多难解，后亦卒无征验，莫明其故。

### 精灵论诗

平定王孝廉执信，尝随父宦榆林。夜宿野寺经阁下，闻阁上有人絮语，似是论诗。窃讶此间少文士，那得有此。因谛听之，终不甚了了。后语声渐出阁廊下，乃稍分明。其一曰：“唐彦谦诗格不高，然‘禾麻地废生边气，草木春寒起战声’，故是佳句。”其二曰：“仆尝有句云：‘阴碛日光连雪白，风天沙气入云黄。’非亲至关外，不睹此景。”其三又曰：“仆亦有一联云：‘山沉边气无情碧，河带寒声亘古秋。’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。”相与吟赏者久之。寺钟忽动，乃寂无声。天晓起视，则扃钥尘封。“山沉边气”一联，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。总镇名举，出师金川时，百战阵歿者也。“阴碛”一联，终不知为谁语。即其精灵长在，得与任公同游，亦决非常鬼矣。

### 无赖吕四

沧州城南上河涯，有无赖吕四，凶横无所不为，人畏如狼虎。

一日薄暮，与诸恶少村外纳凉。忽隐隐闻雷声，风雨且至。遥见似一少妇，避入河干古庙中。吕语诸恶少曰：“彼可淫也。”时已入夜，阴云黯黑。吕突入，掩其口。众共褫衣沓鬻。俄电光穿牖，见状貌似是其妻，急释手问之，果不谬。吕大恚，欲提妻掷河中。妻大号曰：“汝欲淫人，致人淫我，天理昭然，汝尚欲杀我耶？”吕语塞，急觅衣裤，已随风吹入河流矣。旁皇无计，乃自负裸妇归。云散月明，满村哗笑，争前问状。吕无可置对，竟自投河。盖其妻归宁，约一月方归。不虞母家遭回禄，无屋可栖，乃先期返。吕不知，而遭此难。后妻梦吕来曰：“我业重，当永堕泥犁。缘生前事母尚尽孝，冥官检籍，得受蛇身，今往生矣。汝后夫不久至，善事新姑嫜；阴律不孝罪至重，毋自蹈冥司汤镬也。”至妻再醮日，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，意似眷眷。妻忆前梦，方举首问之。俄闻门外鼓乐声，蛇于屋上跳掷数四，奋然去。

## 人狐恋

献县周氏仆周虎，为狐所媚，二十余年如伉俪。尝语仆曰：“吾炼形已四百余年，过去生中，于汝有业缘当补，一日不满，即一日不得生天。缘尽，吾当去耳。”一日，輶然自喜，又泫然自悲，语虎曰：“月之十九日，吾缘尽当别。已为君相一妇，可聘定之。”因出白金付虎，俾备礼。自是狎昵燕婉，逾于平日，恒形影不离。至十五日，忽晨起告别。虎怪其先期。狐泣曰：“业缘一日不可减，亦一日不可增，惟迟早则随所遇耳。吾留此三日缘，为再一相会地也。”越数年，果再至，欢洽三日而后去。临行呜咽曰：“从此终天诀矣！”陈德音先生曰：“此狐善留其有余，惜福者当如是。”刘季箴则曰：“三日后终须一别，何必暂留？此狐炼形四百年，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，临事者不当如是。”余谓二公之言，各明一义，各有当也。

## 王半仙友狐

献县令明晟，应山人。尝欲申雪一冤狱，而虑上官不允，疑或未决。儒学门斗有王半仙者，与一狐友，言小休咎多有验，遣往问之。狐正色曰：“明公为民父母，但当论其冤不冤，不当问其允不允。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？”门斗返报，明为悒然。

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，尝同一道士渡江。适有与舟子争诟者，道士太息曰：“命在须臾，尚较计数文钱耶！”俄其人为帆脚所扫，堕江死。李公心异之。中流风作，舟欲覆。道士禹步诵咒，风止得济。李公再拜谢更生。道士曰：“适堕江者，命也，吾不能救。公贵人也，遇厄得济，亦命也，吾不能不救。何谢焉？”李公又拜曰：“领师此训，吾终身安命矣。”道士曰：“是不尽然。一身之穷达，当安命，不安命则奔竞排轧，无所不至。不知李林甫、秦桧，即不倾陷善类，亦作宰相，徒自增罪案耳。至国计民生之利害，则不可言命。天地之生才，朝廷之设官，所以补救气数也。身握事权，束手而委命，天地何必生此才，朝廷何必设此官乎？晨门曰：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’诸葛武侯曰：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。’此圣贤立命之学，公其识之。”李公谨受教，拜问姓名。道士曰：“言之恐公骇。”下舟行数十步，翳然灭迹。昔在会城，李会曾话是事。不识此狐何以得也。

## 郑苏仙梦冥府

北村郑苏仙，一日梦至冥府，见阎罗王方录囚。有邻村一媪至殿前，王改容拱手，赐以杯茗，命冥吏速送生善处。郑私叩冥吏曰：“此农家老妇，有何功德？”冥吏曰：“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。夫利己之心，虽贤士大夫咸不免。然利己者必损人，种种机械，因是而生，种种冤愆，因是而造；甚至贻臭万年，流毒四海，皆此一念为害也。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，读书讲学之儒，对之多愧色矣。何怪王之加礼乎！”郑素有心计，闻之惕然而寤。郑又言，此媪未至以前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，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，今无愧鬼神。王晒曰：“设官以治民，下至驿丞闸官，皆有利弊之当理。但不要钱即为好官，植木偶于堂，并水不饮，不更胜公乎？”官又辨曰：“某虽无功，亦无罪。”王曰：“公一生处处求自全，某狱某狱，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负民

乎？某事某事，畏烦重而不举，非负国乎？三载考绩之谓何？无功即有罪矣。”官大踟躇，锋棱顿减。王徐顾笑曰：“怪公盛气耳。平心而论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来生尚不失冠带。”促命即送转轮王。

观此二事，知人心微暖，鬼神皆得而窥，虽贤者一念之私，亦不免于责备。“相在尔室”，其信然乎。

### 狂电穿人

雍正壬子，有宦家子妇，素无勃谿状。突狂电穿牖，如火光激射，雷楔贯心而入，洞左胁而出。其夫亦为雷焰燔烧，背至尻皆焦黑，气息仅属。久之乃苏，顾妇尸泣曰：“我性刚劲，与母争论或有之。尔不过私诉抑郁，背灯掩泪而已，何雷之误中尔耶？”是未知律重主谋，幽明一也。

### 无云和尚

无云和尚，不知何许人。康熙中，挂单河间资胜寺，终日默坐，与语亦不答。一日，忽登禅床，以界尺拍案一声，泊然化去。视案上有偈曰：“削发辞家净六尘，自家且了自家身。仁民爱物无穷事，原有周公孔圣人。”佛法近墨，此僧乃近于杨。

### 宁波吴生

宁波吴生，好作北里游。后昵一狐女，时相幽会，然仍出入青楼间。

一日，狐女请曰：“吾能幻化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见即可肖其貌。君一存想，应念而至，不逾于黄金买笑乎？”试之，果顷刻换形，与真无二。遂不复外出。尝语狐女曰：“眠花藉柳，实惬人心。惜是幻化，意中终隔一膜耳。”狐女曰：“不然。声色之娱，本电光石火。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，即彼某某亦幻化也。岂特某某为幻化，即妾亦幻化也。即千百年来，名姬艳女，皆幻化也。白杨绿草，黄土青山，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。握雨携云，与埋香葬玉、别鹤离鸾，一曲伸臂倾耳。中间两美相合，成以时刻计，或以日计，或以月计，或以年计，终有诀别之期。及其诀别，则数十年而散，与片刻暂遇而散者，同一悬崖撒手，转瞬成空。倚翠偎红，不皆恍如春梦乎？即夙契原深，终身聚首，而朱颜不驻，白发已侵，一人之身，非复旧态。则当时黛眉粉颊，亦谓之幻化可矣，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。”吴洒然有悟。

后数年，狐女辞去。吴竟绝迹于狎游。

### 老儒遇鬼

交河及孺爱、青县张文甫，皆老儒也，并授徒于献。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，去馆稍远，荒原阒寂，榛莽翳然。张心怖欲返，曰：“墟墓间多鬼，曷可久留！”俄一老人扶杖至，揖二人坐曰：“世间安得有鬼，不闻阮瞻之论乎？二君儒者，奈何信释氏之妖妄。”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，疏通证明，词条流畅。二人听之，皆首肯，共叹宋儒见理之真。递相酬对，竟忘问姓名。适大车数辆远远至，牛铎铮然。老人振衣急起曰：“泉下之人，岑寂

久矣。不持无鬼之论，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。今将别，谨以实告，毋讶相戏侮也。”俯仰之顷，欻然已灭。是间绝少文士，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，或即其魂欤。

### 河间唐生

河间唐生，好戏侮。土人至今能道之，所谓唐啸子者是也。有塾师好讲无鬼，尝曰：“阮瞻遇鬼，安有是事，僧徒妄造蜚语耳。”唐夜洒土其窗，而呜呜击其户。塾师骇问为谁，则曰：“我二气之良能也。”塾师大怖，蒙首股栗，使二弟子守达旦。次日委顿不起。朋友来问，但呻吟曰：“有鬼。”既而知唐所为，莫不拊掌。然自是魅大作，抛掷瓦石，摇撼户牖，无虚夕。初尚以为唐再来，细察之，乃真魅。不胜其黼，竟弃馆而去。盖震惧之后，益以惭恧，其气已馁，狐乘其馁而中之也。

妖由人兴，此之谓乎。

### 轻薄少年

天津某孝廉，与数友郊外踏青，皆少年轻薄。见柳阴中少妇骑驴过，欺其无伴，邀众逐其后，嫚语调谑。少妇殊不答，鞭驴疾行。有两三人先追及，少妇忽下驴软语，意似相悦。俄某与三四人追及，审视，正其妻也。但妻不解骑，是日亦无由至郊外。且疑且怒，近前诘之。妻嬉笑如故。某愤气潮涌，奋掌欲掴其面。妻忽飞跨驴背，别换一形，以鞭指某数曰：“见他人之妇，则狎褻百端；见是己妇，则恚恨如是。尔读圣贤书，一怒字尚不能解，何以挂名桂籍耶？”数讫径行。某色如死灰，僵立道左，殆不能去。竟不知是何魅也。

### 媚鬼逃遁

德州田白岩曰：有额都统者，在滇黔间山行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，欲剖其心。女哀呼乞救。额急挥骑驰及，遽格道士手。女噉然一声，化火光飞去。道士顿足曰：“公败吾事！此魅已媚杀百余人，故捕诛之以除害。但取精已多，岁久通灵，斩其首则神遁去，故必剖其心乃死。公今纵之，又贻患无穷矣。释一猛虎之命，放置深山，不知泽麋林鹿，齧其牙者几许命也！”匣其匕首，恨恨渡溪去。此殆白岩之寓言，即所谓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也。姑容墨吏，自以为阴功，人亦多称为忠厚；而穷民之卖儿贴妇，皆未一思，亦安用此长者乎。

### 贪吏遇鬼

献县吏王某，工刀笔，善巧取人财。然每有所积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。有城隍庙道童，夜行廊庑间，闻二吏持簿对算。其一曰：“渠今岁所蓄较多，当何法以销之？”方沉思间，其一曰：“一翠云足矣，无烦迂折也。”是庙往往遇鬼，道童习见，亦不怖，但不知翠云为谁，亦不知为谁销算。俄有小妓翠云至，王某大嬖之，耗所蓄八九；又染恶疮，医药备至，比愈，则已荡

然矣。人计其平生所取，可屈指数者，约三四万金。后发狂疾暴卒，竟无棺以殓。

### 艳女说驿使

陈云亭舍人言：有台湾驿使宿馆舍，见艳女登墙下窥，叱索无所睹。夜半琅然有声，乃片瓦掷枕畔。叱问是何妖魅，欺侮天使？窗外朗应曰：“公禄命重，我避公不及，致公叱索，惧干神谴，惴惴至今。今公睡中萌邪念，误作驿卒之女，谋他日纳为妾。人心一动，鬼神知之。以邪召邪，神不得而咎我，故投瓦相报。公何怒焉？”驿使大愧沮，未及天曙，促装去。

### 人狐争居

叶旅亭御史宅，忽有狐怪，白昼对话，迫叶让所居。扰攘戏侮，至杯盘自舞，几榻自行。叶告张真人，真人以委法官，先书一符，甫张而裂。次牒都城隍，亦无验。法官曰：“是必天狐，非拜章不可。”乃建道场七日。至三日，狐犹诟詈。至四日，乃婉词请和，叶不欲与为难，亦祈不竟其事。真人曰：“章已拜，不可追矣。”至七日，忽闻格斗砰，门窗破堕，薄暮尚未已。法官又檄他神相助，乃就擒，以罌贮之，埋广渠门外。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，曰：“我亦不知所以然，但依法施行耳。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，而符箓则掌于法官。真人如官长，法官如吏胥。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箓，法官非真人之印，其符箓亦不灵。中间有验有不验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，或准或驳，不能一一必行耳。”此言颇近理。又问设空宅深山，猝遇精魅，君尚能制伏否？曰：“譬大吏经行，劫盗自然避匿。倘或无知猖獗，突犯双旌，虽手握兵符，征调不及，一时亦无如之何。”此言亦颇笃实。

然则一切神奇之说，皆附会也。

### 石壁出人语

朱子颖运使言：守泰安日，闻有土人至岱岳深处，忽人语出石壁中，曰：“何处经香，岂有转世人来耶？”割然震响，石壁中开，见阙琼楼，涌现峰顶，有耆儒冠带下迎。

土人骇愕，问此何地。曰：“此经香阁也。”土人叩经香之义。曰：“其说长矣，请坐讲之。昔尼山删定，垂教万年，大义微言，递相授受。汉代诸儒，去古未远，训诂笺注，类能窥先圣之心；又淳朴未漓，无植党争名之习，惟各传师说，笃溯渊源。沿及有唐，斯文未改。迨乎北宋，勒为注疏十三部，先圣嘉焉。诸大儒虑新说日兴，渐成绝学，建是阁以贮之。中为初本，以五色玉为函，尊圣教也。配以历代官刊之本，以白玉为函，昭帝王表章之功也。皆南面。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，每一部成，必取初印精好者，按次时代，度置斯阁，以苍玉为函，奖汲古之勤也。皆东西面。并以珊瑚为签，黄金作锁钥。东西两庑以沉檀为几，锦锈为茵。诸大儒之神，岁一来视，相与列坐于斯阁。后三楹则唐以前诸儒经义，帙以纂组，收为一库。自是以外，虽著述等身，声华盖代，总听其自贮名山，不得入此门一步焉，先圣之志也。诸书至子刻午刻，一字一句，皆发浓香，故题曰经香。盖一元斡运，二气絪縕，

阴起午中，阳生子半。圣人之心，与天地通。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，其精奥亦与天地通，故相感也。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，他人则否。世儒与此十三部，或焚膏继晷，钻仰终身；或锻炼苛求，百端掎击，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。君四世前为刻工，曾手刊《周礼》半部，故余香尚在，吾得以知君之来。”因引使周览阁庑，款以名果。送别曰：“君善自爱，此地不易至也。”土人回顾，惟万峰插天，杳无人迹。

案此事荒诞，殆尊汉学者之寓言。夫汉儒以训诂专门，宋儒以义理相尚。似汉学粗而宋学精，然不明训诂，义理何自而知。概用诋诽，视犹土苴，未免既成大辘，追斥椎轮；得济迷川，遽焚宝筏。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。故余撰《四库全书·诗部总叙》有人曰，宋儒之攻汉儒，非为说经起见也，特求胜于汉儒而已。后人之攻宋儒，亦非为说经起见也，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。韦苏州诗曰：“水性自云静，石中亦无声；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惊。”此之谓矣。平心而论，《易》自王弼始变旧说，为宋学之萌芽。宋儒不攻《孝经》，词义明显。宋儒所争，只今文古文字句，亦无关宏旨，均姑置弗议。至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诸注疏，皆根据古义，断非宋儒所论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宋儒积一生精力，字斟句酌，亦断非汉儒所及。盖汉儒重师传，渊源有自。宋儒尚心悟，研索易深。汉儒或执旧文，过于信传。宋儒或凭臆断，勇于改经。计其得失，亦复相当。惟汉儒之学，非读书稽古，不能下一语。宋儒之学，则人人皆可以空谈。其间兰艾同生，诚有不尽贻人心者，是嗤点之所自来。

此种虚构之词，亦非无因而作也。

### 曹氏不怕鬼

曹司农竹虚言：其族兄自歙往扬州，途经友人家。时盛夏，延坐书屋，甚轩爽。暮欲下榻其中，友人曰：“是有魅，夜不可居。曹强居之。夜半，有物自门隙蠕蠕入，薄如夹纸。入室后，渐开展作人形，乃女子也。曹殊不畏。忽披发吐舌，作缢鬼状。曹笑曰：“犹是发，但稍乱；犹是舌，但稍长。亦何足畏！”忽自摘其首置案上。曹又笑曰：“有首尚不足畏，况无首耶！”鬼技穷，倏然灭。及归途再宿，夜半门隙又蠕动。甫露其首，辄唾曰：“又此败兴物耶！”竟不入。

此与嵇中散事相类。夫虎不食醉人，不知畏也。大抵畏则心乱，心乱则神涣，神涣则鬼得乘之。不畏则心定，心定则神全，神全则沴戾之气不能干。故记中散是事者，称“神志湛然，鬼惭而去。”

### 默庵先生

董曲江言：默庵先生为总漕时，署有土神马神二祠，惟土神有配。其少子恃才兀傲，谓土神于思老翁，不应拥艳妇；马神年少，正为嘉耦。经移女像于马神祠。俄眩仆不知人。默庵先生闻其事，亲祷，移还乃苏。又闻河间学署有土神，亦配以女像。有训导谓赏宫不可塑妇人，乃别建一小祠迁焉。土神凭其幼孙语曰：“汝理虽正，而心则私，正欲广汝宅耳，吾不服也。”训导方侃侃谈古礼，猝中其隐，大骇，乃终任不敢居是室。

二事相近。或曰：“训导迁庙犹以礼，董渎神甚矣，谴当重。”余谓董

少年放诞耳。训导内挟私心，使己有利；外假公义，使人无词。微神发其阴谋，人尚以为能正祀典也。《春秋》诛心，训导谴当重于董。

## 戏 术

戏术皆手法捷耳，然亦实有般运术（宋人书搬运皆作般）。忆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，一术士置杯酒于案，举掌拍之，杯陷入案中，口与案平。然扞案下，不见杯底。少顷取出，案如故。此或障目法也。

又举鱼脍一巨碗，抛掷空中不见。令其取回，则曰：“不能矣，在书室画厨夹屉中，公等自取耳。”时以宾从杂遛，书室多古器，已严扃。且夹屉高仅二寸，碗高三四寸许，断不可入，疑其妄。姑呼钥启视，则碗置案上，换贮佛手五。原贮佛手之盘，乃换贮鱼脍，藏夹屉中，是非般运术乎？理所必无，事所或有，类如此，然实亦理之所有。

狐怪山魃，盗取人物不为异，能劾禁狐怪山魃者亦不为异。既能劾禁，即可以役使；既能盗取人物，即可以代人盗取物。夫又何异焉？

## 北窗怪声

旧仆庄寿言：昔事某官，见一官侵晨至，又一官续至，皆契交也，其状若密递消息者。俄皆去，主人亦命驾递出。至黄昏乃归，车殆马烦，不胜困惫。俄前二官又至，灯下或附耳，或点首，或摇手，或蹙眉，或拊掌，不知所议何事。漏下二鼓，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，室中弗闻也。方疑惑间，忽又闻长叹一声曰：“何必如此！”始宾主皆惊，开窗急视，新雨后泥平如掌，绝无人踪。共疑为我吃语。我时因戒勿窃听，避立南荣外花架下，实未尝睡，亦未尝言，究不知其何故也。

## 仙 童

永春邱孝廉二田，偶憩息九鲤湖道中。有童子骑牛来，行甚驶，至邱前小立，朗吟曰：“来冲风雨来，去踏烟霞去。斜照万峰青，是我还山路。”怪村竖那得作此语，凝思欲问，则笠影出没杉桧间，已距半里许矣，不知神仙游戏，抑乡塾小儿闻人诵而偶记也。

## 诗有鬼魅

莆田林教谕霈，以台湾俸满北上，至涿州南，下车便旋。见破屋墙匡外，有磁锋划一诗曰：“骤纲队队响铜铃，清晓冲寒过驿亭。我自垂鞭玩残雪，驴蹄缓踏乱山青。”款曰罗洋山人。读讫，自语曰：“诗小有致。罗洋是何地耶？”屋内应曰：“其语似是湖广人。”入视之，惟凝尘败叶而已。自知遇鬼，惕然登车。恒郁郁不适，不久竟卒。

## 梦中吟

景州李露园基塙，康熙甲午孝廉，余婿僚也。博雅工诗。需次日，梦中

作一联曰：“鸾翻嵇中散，蛾眉屈左徒。”醒而自不能解。后得湖南一令，卒于官，正屈原行吟地也。

### 小花犬显灵

先祖母张太夫人，畜一小花犬。群婢患其盗肉，阴搯杀之。中一婢曰柳意，梦中恒见此犬来啗，睡辄呓语。太夫人知之，曰：“群婢共杀犬，何独衔冤于柳意？此必柳意亦盗肉，不足服其心也。”考问果然。

### 神 柏

福建汀州试院，堂前二古柏，唐物也，云有神。余按临日，吏白当诣树拜。余谓木魅不为害，听之可也，非祀典所有，使者不当拜。树柯叶森耸，隔屋数重可见。是夕月明，余步阶上，仰见树杪两红衣人，向余罄折拱揖。为镌一联于祠门曰：“参天黛色常如此，点首朱衣或是君。”此事亦颇异。袁子才尝载此事于《新齐谐》，所记稍异，盖传闻之误也。

### 吕道士幻术

德州宋清远先生言：吕道士，不知何许人，善幻术，尝客田山张司农家。值朱藤盛开，宾客会赏。

一俗士言词猥鄙，喋喋不休，殊败人意。一少年性轻脱，厌薄尤甚，斥勿多言。二人几攘臂。一老儒和解之，俱不听，亦愠形于色。满坐为之不乐。道士耳语小童，取纸笔，画三符焚之。三人忽皆起，在院中旋折数四。俗客趋东南隅坐，喃喃自语。听之，乃与妻妾谈家事。俄左右回顾若和解，俄怡色自辨，俄作引罪状，俄屈一膝，俄两膝并屈，俄叩首不已。视少年，则坐西南隅花栏上，流目送盼，妮妮软语。俄嬉笑，俄谦谢，俄低唱《浣纱记》，呦呦不已，手自按拍，备诸冶荡之态。老儒则端坐石磴上，讲《孟子》齐桓、晋文之事一章。字剖句析，指挥顾盼，如与四五人对语。忽摇首曰：“不是”，忽瞋目曰“尚不解耶”，咯咯癆嗽仍不止。众骇笑，道士摇手止之。比酒阑，道士又焚三符。三人乃惘惘痴坐，少选始醒，自称不觉醉眠，谢无礼。众匿笑散。道士曰：“此小术，不足道。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，即用此符。当时误以为真仙，迂儒又以为妄语，皆井底蛙耳。”后在旅馆，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。妾苏后，登车识其路径门户，语贵人急捕之，已遁去。此《周礼》所以禁怪民欤！

### 马 语

交河老儒及润础，雍正乙卯乡试，晚至石门桥，客舍皆满，惟一小屋，窗临马枥，无肯居者，姑解装焉。群马跳踉，夜不得寐。人静后，忽闻马语。及爱观杂书，先记宋人说部中堰下午语事，知非鬼魅，屏息听之。一马曰：“今日方知忍饥之苦。生前所欺隐草豆钱，竟在何处！”一马曰：“我辈多由圉人转生，死者方知，生者不悟，可为太息！”众马呜咽。一马曰：“冥判亦不甚公，王五何以得为犬？”一马曰：“冥卒曾言之，渠一妻二女并淫

滥，尽盗其钱与所欢，当罪之半矣。”一马曰：“信然，罪有轻重，姜七堕豕身，受屠割，更我辈不若也。”及忽轻嗽，语遂寂。及恒举以戒围人。

### 侍姬烂舌

余一侍姬，平生未尝出詈语。白云亲见其祖母善詈，后了无疾病，忽舌烂至喉，饮食言语皆不能，宛转数日而死。

### 某生刃妻

有某生在家，偶晏起，呼妻妾不至。问小婢，云并随一少年南去矣。露刃追及，将骈斩之。少年忽不见。有老僧衣红袈裟，一手托钵，一手振锡杖，格其刃曰：“汝尚不悟耶？汝利心太重，忮忌心太重，机巧心太重，而能使人终不觉。鬼神忌隐恶，故判是二妇，使作此以报汝。彼何罪焉？”言讫亦隐。生默然引归。二妇云：“少年初不相识，亦未相悦。忽惘然如梦，随之去。”邻里亦曰：“二妇非淫奔者，又素不相得，岂肯随一人？且淫奔必避人，岂有白昼公行，缓步待追者耶？其为神谴信矣。”然终不能明其恶，真隐恶哉！

### 画中景

事皆前定，岂不信然。戊子春，余为人题《蕃骑射猎图》曰：“白草粘天野兽肥，弯弧爱尔马如飞；何当快饮黄羊血，一上天山雪打围。”是年八月，竟从军于西域。又董文恪公尝为余作《秋林觅句图》。余至乌鲁木齐，城西有深林，老木参云，弥亘数十里，前将军伍公弥泰建一亭于中，题曰“秀野”，散步其间，宛然前画之景。辛卯还京，因自题一绝句曰：“霜叶微黄石骨青，孤吟自怪太零丁。谁知早作西行讖，老木寒云秀野亭。”

### 某医好毒

南皮疡医某，艺颇精，然好阴用毒药，勒索重资。不贻所欲，则必死。盖其术诡秘，他医不能解也。一日，其子雷震死。今其人尚在，亦无敢延之者矣。或谓某杀人至多，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？有佚罚焉。夫罪不至极，刑不及孥；恶不至极，殃不及世。殛其子，所以明祸延后嗣也。

### 六壬术士

安中宽言：昔吴三桂之叛，有术士精六壬，将往投之。遇一人，言亦欲投三桂，因共宿。其人眠西墙下，术士曰：“君勿眠此，此墙亥刻当圯。”其人曰：“君术未精，墙向外圯，非向内圯也。”至夜果然。余谓此附会之谈也，是人能知墙之内外圯，不知三桂之必败乎？

### 奇术僧

有僧游交河苏吏部次公家，善幻术，出奇不穷，云与吕道士同师。尝抔泥为豕，咒之，渐蠕动。再咒之，忽作声。再咒之，跃而起矣。因付庖屠以供客，味不甚美。食讫，客皆作呕逆，所吐皆泥也。有一士因雨留同宿，密叩僧曰：“《太平广记》载术士咒片瓦授人，划壁立开，可潜至人闺阁中。师术能及此否？”曰：“此不难。”拾片瓦咒良久，曰：“持此可往。但勿语，语则术败矣。”士试之，壁果开。至一处，见所慕，方卸妆就寝。守僧戒，不敢语，径掩扉，登榻狎昵。妇亦欢洽。倦而酣睡。忽开目，则眠妻榻上也。方互相凝诘，僧登门数之曰：“吕道士一念之差，已受雷诛。君更累我耶！小木戏君，幸不伤盛德，后更无萌此念。”既而太息曰：“此一念，司命已录之，虽无大谴，恐于禄籍有妨耳。”士果蹭蹬，晚得一训导，竟终于寒毡。

### 胡维华

康熙中，献县胡维华以烧香聚众谋不轨。所居由大城、文安一路行，去京师三百余里。由青县、静海一路行，去天津二百余里。维华谋分兵为二，其一出不意，并程抵京师；其一据天津，掠海舟。利则天津之兵亦北趋，不利则遁往天津，登舟泛海去。方部署伪官，事已泄。官军擒捕，围而火攻之，齧齿不遗。初，维华之父雄于资，喜周穷乏，亦未为大恶。

邻村老儒张月坪，有女艳丽，殆称国色。见而心醉。然月坪端方迂执，无与人为妾理。乃延之教读。月坪父母柩在辽东，不得返，恒戚戚。偶言及，即捐金使扶归，且赠以葬地。月坪田内有横尸，其仇也。官以谋杀勘，又为百计申辨得释。一日，月坪妻携女归宁，三子并幼，月坪归家守门户，约数日返。乃阴使其党，夜键户而焚其庐，父子四人并烬。阳为惊悼，代营丧葬，且时周其妻女，竟依以为命。或有欲聘女者，妻必与谋，辄阴阻，使不就。久之，渐露求女为妾意。妻感其惠，欲许之。女初不愿。夜梦其父曰：“汝不往，吾终不畅吾志也。”女乃受命。岁余，生维华，女旋病卒。维华竟覆其宗。

### 慧女复仇

又去余家三四十里，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。女故慧黠，经营其饮食服用，事事当意。又凡可博其欢者，冶荡狎媠，无所不至。皆窃议忘其仇。蛊惑既深，惟其言是听。女始则导之奢华，破其产十之七八。又谗间其骨肉，使门以内如寇仇。继乃时说《水浒传》宋江、柴进等事，称为英雄，怂恿之交通盗贼。卒以杀人抵法。抵法之日，女不哭其夫，而阴携卮酒，酬其父母墓曰：“父母恒梦中魇我，意恨恨似欲击我。今知之否耶？”人始知其蓄志报复。曰：“此女所为，非惟人不测，鬼亦不测也，机深哉！”然而不以阴险论，《春秋》原心，本不共戴天者也。

### 鬼牒

余在乌鲁木齐，军吏具文牒数十纸，捧墨笔请判，曰：“凡客死于此者，其棺归籍，例给牒，否则魂不得入关。”以行于冥司，故不用朱判，其印亦

以墨。视其文，鄙诞殊甚。曰：“为给照事：照得某处某人，年若干岁，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处病故。今亲属搬柩归籍，合行给照。为此牌仰沿路把守关隘鬼卒，即将该魂验实放行，毋得勒索留滞，致干未便。”余曰：“此胥役托词取钱耳。”启将军除其例。旬日后，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，无牒不能归故也。余斥其妄。又旬日，或告鬼哭已近城。斥之如故。越旬日，余所居墙外有声（《说文》曰：“𦉳，鬼声”）。余尚以为胥吏所伪。越数日，声至窗外。时月明如昼，自起寻视，实无一人。同事观御史成曰：“公所持理正，虽将军不能夺也。然鬼哭实共闻，不得照者，实亦怨公。盍试一给之，姑间执谗慝之口。倘鬼哭如故，则公益有词矣。”勉从其议。是夜寂然。又军吏宋吉禄在印房，忽眩仆。久而苏，云见其母至。俄台军以官牒呈，启视，则哈密报吉禄之母来视子，卒于途也。

天下事何所不有，儒生论其常耳。余尝作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，中一首云：“白草飕飕接冷云，关山疆界是谁分？幽魂来往随官牒，原鬼昌黎竟不闻。”即此二事也。

### 又一骆宾王

范蘅洲言：昔渡钱塘江，有一僧附舟，径置坐具，倚橈竿，不相问讯。与之语，口漫应，目视他处，神意殊不属。蘅洲怪其傲，亦不再言。时西风过急，蘅洲偶得二句，曰：“白浪簸船头，行人怯石尤。”下联未属，吟哦数四。僧忽闭目微吟曰：“如何红袖女，尚倚最高楼？”蘅洲不省所云，再与语，仍不答。比系缆，恰一少女立楼上，正著红袖。乃大惊，再三致诘。曰：“偶望见耳。”然烟水渺茫，庐舍遮映，实无望见理。疑其前知，欲作礼，则已振锡去。蘅洲惘然莫测，曰：“此又一骆宾王矣！”

### 老桑树

清苑张公钺，官河南郑州时，署有老桑树，合抱不交，云栖神物。恶而伐之。是夕，其女灯下睹一人，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浓绿，厉声曰：“尔父太横，姑示警于尔！”惊呼媪婢至，神已痴矣。后归戈太仆仙舟，不久下世。驱厉鬼，毁淫祠，正狄梁公、范文正公辈事。德苟不足以胜之，鲜不取败。

### 凶宅

钱文敏公曰：“天之祸福，不犹君之赏罚乎！鬼神之监察，不犹官吏之详议乎！今使有一弹章曰：‘某立身无玷，居官有绩，然门径向凶方，营建犯凶日，罪当谪罚。’所司允乎？驳乎？又使有一荐牒曰：‘某立身多瑕，居官无状，然门径得吉方，营建值吉日，功当迁擢。’所司又允乎？驳乎？官吏所必驳，而谓鬼神允之乎？故阳宅之说，余终不谓然。”此譬至明，以诘形家，亦无可置辨。

然所见实有凶宅：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，余行吊者五；粉坊琉璃街极北道西一宅，余行吊者七。给孤寺宅，曹宗丞学闵尝居之，甫移入，二仆一夕并暴亡，惧而迁去。粉坊琉璃街宅，邵教授大生尝居之，白昼往往见变异，毅然不畏，竟歿其中。此又何理欤？刘文正公曰：“卜地见《书》，卜

日见《礼》。苟无吉凶，圣人何卜？但恐非今术士所知耳。”斯持平之论矣。

### 沧州潘班

沧州潘班，善书画，自称黄叶道人。尝夜宿友人斋中，闻壁间小语曰：“君今夕毋留人共寝，当出就君。”班大骇，移出。友人曰：“室旧有此怪，一婉娈女子，不为害也。”后友人私语所亲曰：“潘君其终困青衿乎？此怪非鬼非狐，不审何物，遇粗俗人不出，遇富贵人亦不出，惟遇才士之沦落者，始一出荐枕耳。”后潘果坎壈以终。越十余年，忽夜闻斋中啜泣声。次日，大风折一老杏树，其怪乃绝。外祖张雪峰先生尝戏曰：“此怪大佳，其意识在绮罗人上。”

### 夭逝女碣

陈枫崖光禄言：康熙中，枫泾一太学生，尝读书别业。见草间有片石，已断裂剥蚀，仅存数十字，偶有一二成句，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。生故好事，意其墓必在左右，每陈茗果于石上，而祝以狎词。

越一载余，见丽女独步菜畦间，手执野花，顾生一笑。生趋近其侧，目挑眉语，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。女凝立直视，若有所思，忽自批其颊曰：“一百余年，心如古井，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？”顿足数四，奄然而灭。方知即墓中鬼也。蔡修撰季实曰：“古称盖棺论定。观于此事，知盖棺犹难论定矣。是本贞魂，乃以一念之差，几失故步。”晦庵先生诗曰：“世上无如人欲险，几人到此误平生。”谅哉！

### 江宁书生

王孝廉金英言：江宁一书生，宿故家废园中。月夜有艳女窥窗。心知非鬼即狐，爱其姣丽，亦不畏怖。招使入室，即宛转相就。然始终无一语，问亦不答，惟含笑流盼而已。如是月余，莫喻其故。

一日，执而固问之。乃取笔作字曰：“妾前明某翰林侍姬，不幸夭逝。因平生巧于谗构，使一门骨肉如水火。冥司见谴，罚为暗鬼，已沉沦二百余年。君能为书《金刚经》十部，得仗佛力，超拔苦海，则世世衔感矣。”书生如其所乞。写竣之日，诣书生再拜，仍取笔作字曰：“借金经忏悔，已脱离鬼趣。然前生罪重，仅能带业往生，尚须三世作哑妇，方能语也。”

##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

### 滦阳消夏录（二）

（48则）

#### 村叟之卜

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，云昔在富阳村居，有村叟坐邻家，闻读书声，曰：“贵人也。”请相见。谛观再四，又问八字干支。沉思良久，曰：“君命相皆一品。当某年得知县，某年署大县，某年实授，某年迁通判，某年迁知府，某年由知府迁布政，某年迁巡抚，某年迁总督。善自爱，他日知吾言不谬也。”后不再见此叟，其言亦不验。

然细较生平，则所谓知县，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。所谓调署大县，乃庶吉士也。所谓实授，乃编修也。所谓通判，乃中允也。所谓知府，乃侍读学士也。所谓布政使，乃内阁学士也。所谓巡抚，乃工部侍郎也。品秩皆符，其年亦皆符，特内外异途耳。是其言验而不验，不验而验，惟未知总督如何。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，品秩仍符。按推算干支，或奇验，或全不验，或半验半不验。余尝以闻见最确者，反覆深思，八字贵贱贫富，特大概如是。其间乘除盈缩，略有异同。

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，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，八字干支并同。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，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，均二品也。论爵，布政不及侍郎之尊；论禄，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，互相补矣。二夫人并寿考。陈夫人早寡，然晚岁康强安乐。邹夫人白首齐眉，然晚岁丧明，家计亦薄，又相补矣。此或疑地有南北，时有初正也。余第六侄与奴子刘云鹏，生时只隔一墙，两窗相对，两儿并落蓐啼。非惟时同刻同，乃至分秒亦同。侄至十六岁而夭，而奴子今尚在。岂非命所赋之禄，只有此数。侄生长富贵，消耗先尽；奴子生长贫贱，消耗无多，禄尚未尽耶？盈虚消息，理似如斯，俟知命者更详之。

#### 李太学妻

曾伯祖光吉公，康熙初官镇番守备。云有李太学妻，恒虐其妾，怒辄褫下衣鞭之，殆无虚日。里有老媪，能入冥，所谓走无常者是也。规其妻曰：“娘子与是妾有夙冤，然应偿二百鞭耳。今妒心炽盛，鞭之殆过十余倍，又负彼债矣。且良妇受刑，虽官法不褫衣。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，事太快意，则干鬼神之忌。娘子与我厚，窃见冥籍，不敢不相闻。”妻晒曰：“死媪谩语，欲我褫解取钱耶！”会经略莫洛邁王辅臣之变，乱党蜂起，李歿于兵，妾为副将韩公所得。喜其明慧，宠专房。韩公无正室，家政遂操于妾。妻为贼所掠。贼破被俘，分赏将士，恰归韩公。妾蓄以为婢，使跪之于堂而语之曰：“尔能受我指挥，每日晨起，先跪妆台前，自褫下衣，伏地受五鞭，然后供役，则贷尔命。否则尔为贼党妻，杀之无禁，当寸寸啗尔，饲犬豕。”妻惮死矢志，叩首愿遵教。然妾不欲其遽死，鞭不甚毒，俾知痛楚而已。

年余，乃以他疾死。计其鞭数，适相当。此妇真顽钝无耻哉！亦鬼神所忌，阴夺其魄也。此事韩公不自讳，且举以明果报。故人知其详。韩公又言：此犹显易其位也。明季尝游襄、邓间，与术士张鸳湖同舍。鸳湖稔知居停主